

世界文学名著
精华本

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92068

世界文學名著精華本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 东 缩写
许均伟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朱蓉贞

封面设计:刘梁伟

技术设计:何 华

世界文学名著精华本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东 许钧伟 缩写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6.75 插页 8 字数 94.17 千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852-0/I·360 印数:1—5000

定价:102.00 元(8.50 元/册)



序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是俄国文学史上伟大、罕见的天才作家。他的先祖曾是彼得大帝的亲信大臣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828年,托尔斯泰诞生在风景如画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在他不到两岁时,母亲去世,九岁时,父亲也因意外坠马而死。他和两个兄弟及两个姐妹由一个远房姑妈吉雅娜照顾。这位慈爱的妇女对托尔斯泰关怀备至,对他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年轻的托尔斯泰始终和上流社会无聊虚伪的交际生活格格不入,成了一个落落寡欢的人。他越来越感到孤独,甚至厌恶自己的衣着。他时常眷恋着雅斯纳亚·波良纳的田园风光。每到夏天,他就跑回去,换上粗布衣裳,整天不修边幅,赤着脚。同时,他醉心于卢梭的哲学,对卢梭崇尚大自然,乐于过普通生活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

他读书疲倦时，就常常陶醉在家乡的月夜中，欣赏白桦树和池塘水面上的月光，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使他产生了与大自然完全融合的强烈愿望。在这里，他好像启开了人与自然接近、人与人之间博爱的大门。这种追求自然，追求博爱的思想，后来成为他世界观的主要内容。

这时，托尔斯泰开始写日记，剖析自己，探讨生活的真谛，努力寻求解脱精神和道德罪恶的途径。他在日记中无情地揭露了自己的弱点：虚荣、懒散、暴躁、放荡等等。他一面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探索，一面对自己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1851年，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并开始了真正的创作生涯。他还全身心地投入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保卫战，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勇敢，他获得了四级安娜勋章和其他奖章。

战场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又一次震撼了作家的灵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抱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为了使之付诸实现，我可以为之奋斗终生。这个理想就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

1856年，托尔斯泰辞去军职回到了彼得堡。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个叫瓦莱丽娅的姑娘，然而，姑娘风流轻浮和羡慕虚荣的作风违背了作家对纯洁爱情的向往，使他感到痛苦和羞耻，他越来越感到灵魂净化的重要。他在日记中写道：“外表的美丽是可以一眼发现的，但要了解美丽的灵魂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且，他认识到一个人不朽的部分，

最珍贵的部分，正是心和灵魂。

在这段时间里，作家以自身的经历为依据，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852年）、《少年》（1854年）、《青年》（1857年）和《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年），并根据自己在战场上的印象和感受，创作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5—1856年）等。

随后，托尔斯泰去了欧洲，目睹了欧洲社会的种种丑恶和黑暗，写下了短篇小说《琉森》（1857年）和中篇小说《哥萨克》（1863年）。

从国外归来后，俄国广大农民贫困、愚昧、落后的生活和社会未来的命运促使托尔斯泰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他一方面投身于农村社会生活的改良，积极创办学校，普及教育；另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

这期间，他与一位十七岁的少女索菲娅相识并且相爱了。1862年，三十四岁的托尔斯泰与十八岁的索菲娅结了婚，携手回到了故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开始了一段长达五十年的毫无阴云的幸福生活。

在幸福的感化下，托尔斯泰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里程。他花费了六年时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以人间痛苦为题材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年）。这部著作问世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迅速畅销西欧各国，震动了整个欧洲文坛。

1870年，他开始构思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

小说。可是在写作过程中，现实生活和主题越来越引起他的关心。他终于放弃了历史题材，转而进入了以探讨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对妇女、婚姻、家庭进行深入思考的创作，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所写的是被上流社会抛弃的不忠实的妻子及其命运。托尔斯泰年轻时，一位朋友的姐姐婚后非常不幸，她命运中的某些关键之处，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命运中的重要因素，在雅斯纳亚·波良纳附近，托尔斯泰曾经目睹了一个女人卧轨自杀的景象。写作期间，作家在自己庄园里举行过盛大的赛马会。他和索菲娅恋爱时纯洁而神圣的交往，他自己为受苦的农民办学校，建医院，以及他在哲学、宗教和伦理问题上的思索，都成了作品中主要人物某些重要行为的依据。1873年3月，他正式开始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

作家最初只是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失足”的已婚妇女的故事，出现在作家笔下最初的安娜，是个既不聪明，也不漂亮，毫无道义，专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她的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渥伦斯基都有着值得人同情的精神品质，安娜甚至还与渥伦斯基结了婚。为此，该书曾定名为《两对夫妻》、《两段姻缘》。但是，作家在反复修改中，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征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娜是沙皇俄国时代上流社会的一位年轻漂亮的贵妇。她的丈夫卡列宁是彼得堡一个煊赫的高官显宦。为调解兄嫂间的不和，安娜来到了莫斯科，遇上

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两人之间发生了爱情。安娜开始重新估价自己的生活意义，渴望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并决心与渥伦斯基生活在一起。然而，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关系遭到了上流社会的非议，卡列宁也担心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为了不使家丑外扬，他拒绝与安娜离婚，也不允许安娜与渥伦斯基见面，以断绝他们的爱情。安娜对此无法忍受，继续与渥伦斯基交往，并与渥伦斯基私奔国外。最终，他们的行为遭到上流社会的攻击和责难，渥伦斯基也不愿过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安娜忍受不了爱情和道义的痛苦折磨，在恍恍惚惚中投身于火车轮下自尽了。

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列文。这个人物在对社会和人生的探索中所经历的种种精神危机与作家本人的思想经历极其相似，带有很强的自传性特点，从他身上，也反映了托尔斯泰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评价。由于列文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属的上流贵族社会的虚伪、堕落和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所以，他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与农民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他也陷入了精神的绝望，最后只能在宗教中，在一个农民的身上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为上帝，为灵魂活着。”和列文一样，托尔斯泰在写作中也经受了精神危机的种种磨难，甚至也想到自杀。因此，他最后只能在疑惑和惶乱的心情中结束这本书。

小说以两条情节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与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一条是列文、吉娣的爱情生活和精神探索。两条情节线索各自围绕两个主人公并行发

展，似分犹合，形成了双重的结构布局。

1878年，《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发表，就有人写信给托尔斯泰，指责这部小说在结构上缺少联系，但托尔斯泰认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正在于把两个看似独立的情节，通过内在联系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全书的基本主题：“天神赋予我们生命，迫使我们犯罪，然后让我们听任罪过与痛苦的摆布。”

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既同情成为荒淫、虚伪的上流社会牺牲品的安娜，又谴责她背弃伦理道德，为“情欲”所支配，最终毁了自己。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追求个人幸福而让家庭成员蒙受耻辱，这也违背了“爱”的教义。他在此书的题记中引用了《圣经·罗马书》中的两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正透露出他对安娜的基本看法。

到了80年代，托尔斯泰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越来越激烈，他渴望找到信仰的倾向更加强烈，他脱离教会，埋首于哲学探讨和宗教研究。为了帮助贫苦的农民，他甚至愿意放弃名誉、地位、财富，如果必要的话，也愿意放弃生命。他放弃打猎，改吃米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要求自己和家人过和农民一样的生活，以求得灵魂的净化。

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的激变，对他的写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先后写下了《忏悔录》（1879—1881年），论文《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1886年）、《宗教神学批判》（1880年），剧本《黑色的势力》（1886年）、《教育的果实》（1886—

1889年),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等,其中,最杰出也最能反映托尔斯泰后期思想矛盾的作品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年)。这部以道德忏悔为内容的小说,受到了官方的审查与删改,作者本人也被开除了教籍(1910年)。此后,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年)和中篇历史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年)。

到了晚年,托尔斯泰在处理个人财产等方面与家人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怀着一颗纯真而苦闷的心灵和寻求灵魂净化的愿望,1910年10月28日早晨,82岁的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了。他在旷野中寻求平静,希望能住在农民的茅屋里,以求永远摆脱贵族生活。他想在孤独中死去。

最后,他病倒了,在一个叫阿斯塔波霍的小火车站去世了。

托尔斯泰过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不顾沙皇的禁令,在这位伟大作家的家乡,美丽的雅斯纳亚·波良纳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在托尔斯泰长达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用作品和行动一方面揭露了俄国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种种罪恶,一方面提倡精神解脱,用宗教信仰、博爱和高尚的道德追求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他在作品中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问题并进行艰难的探索,对欧洲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

奥布朗斯基家，一切都乱套了。他的妻子发现丈夫和从前的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姑娘关系暧昧，便声称不能和他再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这种局面僵持了三天，全家人都为此而苦恼。大家觉得，他们两人这样生活在一起实在没有意思，就算是萍水相逢的人都要比他们关系更好些。妻子一直不走出自己的房间；丈夫三天不回家吃饭；孩子们在屋子里乱跑；英国籍的家庭女教师和女管家吵了一架，正准备另找工作；厨师昨天在晚餐前走掉了；厨娘和马车夫也辞了职。

夫妻吵架的第二天，奥布朗斯基公爵像往常一样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他略显肥胖的身体坐在书房的皮沙发上，眼睛里闪着快活的光芒，仿佛还沉浸在刚才的好梦中。“哦，真好，好极了。美好的事物比比皆是，只可惜一觉醒来，就说不清楚了。”当他准备穿衣服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不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微笑消失了，他不由地皱

起了眉头。

“唉，唉！”他回想起和妻子吵架的每一个细节，他所犯的过错，以及他面临的难以收拾的尴尬处境，这使他十分绝望和痛苦。“是的，她没有原谅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但这又怎么能全怪我呢？我该怎么办？”

他又想起了那令人难堪的一幕。他兴高采烈地从剧院里回家，发现妻子躲在自己的卧室里。他进门时，妻子以厌恶、绝望、忿愤的表情看着他，手里捏着那封泄漏了一切的信。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那封信问。

奥布朗斯基无言以对，他在一瞬间已知道妻子发现了他和曾住在他家任家庭女教师的罗兰小姐的暧昧关系了。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妻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辩解、讨饶，甚至显得满不在乎，像平常一样和善地、带点傻气地、下意识地笑着。

这微笑深深地刺痛了多丽，她哭骂着冲出门去，此后，就再也不愿看见她丈夫了。

事后想起来，奥布朗斯基才觉得自己面对妻子那副样子是十足的愚蠢的。

“但又能怎么办呢？能有什么法子吗？”他绝望地问自己，却又找不出答案来。

2

奥布朗斯基前思后想，对自己现在的困境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在他看来，多丽只是他五个孩子的母亲，她已疲惫，不再年轻，也不再美丽，而他自己才三十四岁，英俊多情，所以，这种事多丽应不会介意的。可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他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奥布朗斯基穿好睡衣，拉开百叶窗，按了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立即走了进来，送来了衣服、长靴和一份电报。

“马特维，我的妹妹安娜·卡列尼娜明天要来了。”他坐在镜前看完电报后说。

“哦，真是太好了！”马特维说。他知道讨人喜欢的安娜的到来，可能会促使他们夫妻和好如初。

“去告诉夫人，请她准备一个房间。”

奥布朗斯基觉得，这消息仿佛是天赐良机，对他们夫妻来说，都可以趁此体面地下台，可以重新平静地生活下去。

“是的，去告诉她。”奥布朗斯基吩咐道，“把这电报拿

去，交给她，照夫人的吩咐办。”他感到精神好多了。

当奥布朗斯基洗完脸，正准备穿衣服时，马特维拿着电报回来了。“夫人让我对您说：‘我要走了，他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奥布朗斯基默默地呆在那里，带着几分无奈的微笑看看马特维。

“别担心，先生，事情总会好起来的。”马特维似乎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奥布朗斯基感觉到，仆人们虽然都知道他有错，但都能谅解他，是站在他的一边的。

“到她那里去一次吧。先生，再认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夫人很伤心，让人看了都很难受，家里也乱糟糟的，孩子们也可怜。您就再去认个错吧。”马特维说。

“可是她不愿见我。”

“尽力而为吧，先生。上帝是仁慈的，向上帝祷告吧。”

“好吧，你可以走了。”

奥布朗斯基还是像往常一样，心情愉快地到客厅吃早饭，一边还处理一些公文。看过报，喝完第二杯咖啡后，他鼓起勇气，决定去看看多丽。

多丽在卧室里整理自己和孩子的衣服，准备回娘家去。她稀松的头发盘在脑后，面庞消瘦。屋子里到处摊着衣服，这是她三天来一直在做但始终下不了决心的事情。她也清楚地意识到，要离开这个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她还是愿意继续欺骗自己，装出要走的样子。她也知道，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惩罚她的丈夫，哪怕是羞辱他、报复他一下

也好。

奥布朗斯基走进卧室，看着妻子在衣柜里翻寻东西。

“多丽，”他用温和、畏怯的声调说。他低着头，努力装出一副可怜、顺从的样子。

多丽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奥布朗斯基，看见他的脸依旧是容光焕发。“他倒挺精神的，瞧他那副笑嘻嘻的样子，我真恨他。”她脸色苍白，抿紧了嘴唇，左边面颊的肌肉抽搐起来。

“你想怎样？”她用急促、低沉、不自然的语调说。

“多丽！”他的声音有点发颤。“安娜今天要来了。”

“好呀，可这与我无关，我不能见她。”

“可你一定得见她，多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痛苦地叫喊起来，看也不看他一眼。

看到妻子憔悴悲伤的面孔，听到她无奈绝望的声音，他感到原先认为一切会好起来的希望破灭了。

他哽咽着，含着泪说：“天哪！我干了些什么呀！多丽！看在上帝的份上……多丽，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只有一件事，请你饶恕我……难道我们在一起的九年生活就不够抵偿我一瞬间的……一瞬间的冲动……”

这最后一句话再次刺伤了多丽。“走开！出去！”她尖叫起来，“不要对我说你的冲动和你肮脏的行为。”她摇摇晃晃，几乎要倒下去。

“多丽，看在上帝的份上，想想孩子吧。我有罪，你可

以惩罚我，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可孩子们并没有过错呀。多丽，原谅我吧。”

“孩子？你把他们全毁了。一个好色的父亲，和他们的女教师……我感到恶心！”她显得越来越无法控制了。“你的眼泪就像是水！你从来就没爱过我，你无情无义，你可恶！卑鄙！可耻！我不认识你。是的，完全不认识你！”

他望着她，被她怨恨的神情惊呆了。“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多丽，听我再说一句。”

“别缠着我。我要叫仆人和孩子了！他们都知道你是个无赖！我今天就走，你可以和你的女教师住在这里了！”她出去了，砰地关上了门。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她的叫嚷都让仆人们听到了。真可怕！”他站在那里想，然后，擦了擦脸，挺起胸，走出了卧室。

“‘一切总会好起来的，’这想法倒不错。”他很会安慰自己。“马特维！”他喊道，“你和玛利亚到休息室替安娜·卡列尼娜把一切都收拾好。”说完，他穿上大衣，坐马车走了。

3

奥布朗斯基天资聪明，但他既懒惰又调皮，所以读书时成绩不好。但他却凭着妹妹安娜的丈夫卡列宁的引荐，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担任长官，领着一份丰厚的俸金。奥布朗斯基亲戚朋友很多，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上层人物他大都认识。他待人温和，开朗乐天，对工作也不苛刻，所以深得上司、同僚和下属的喜爱和尊敬。

他办完了上午的公事，正和两个同僚聊天，就看见一个蓄着卷曲胡子、体壮肩宽的男子闯进来。

他和蔼的脸立刻显得更加光彩了。“嗨！原来是你，列文！你怎么肯到我这个鬼窝来看我？”他热情地吻了吻他的朋友。

“我刚到，急于想见你。”列文说起话来很腼腆。

“哦，让我们到我的房间里去。”奥布朗斯基挽起列文的胳膊，领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列文和奥布朗斯基差不多年纪，他们从小就是同伴和朋友。虽然他们在性格和趣味上差异很大，而且相互间对对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抱着蔑视，但他们始终保持着